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耶穆佉國

阿踰陀國

鉢邏耶伽國

橋賞彌國

鞞索及山 拌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宛
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
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
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
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磨
補羅唐言花宮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
懾瞻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

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死伽河側樓神
入定經數万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
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
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
其德號大樹仙人仙人窩目河濱遊觀林薄
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
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
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婢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
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國慕
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
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
祥儻不遂心必起嗔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
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
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

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
垂卅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
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寔配此不妍王曰歷
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
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脣曲形既毀
弊畢卅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僵從是之後

轉五

二

三

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君

臨有土二卅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唐言喜增君

增作光兄字曷邏闍伐彈那

唐言喜增王

增以長嗣

唐言喜增王

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擎蘇伐刺那

唐言喜增王

金國設賞迦王

唐言喜增王

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

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亂時大臣婆尼

唐言喜增君

職望隆重謂僚庶曰
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
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
何如各言余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
目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

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
身讐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
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讐雪國之恥光父之
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
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

薄今者跋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旣多靈
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
感其誠心現形問曰余何所求若此勤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
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
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

轉五

三

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
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余紹王位宜
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
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
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
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戒言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余庶僚同心勵力遂揔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方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險營福樹善志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碗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

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激懲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替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而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末盟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傳五四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

國號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殷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宄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方衆在碗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万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

轉五

五

茲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碗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髡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遙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幘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橋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

學商摧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各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闈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祗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辟官是時辟官惶遽

轉五

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說法窣堵波南臨碗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六

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
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
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
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

轉五

七

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甕室其
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銻鉢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甕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銻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修善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鑄
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
自在天祠並塗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
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
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碗伽河南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

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
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
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
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
城據碗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
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碗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
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
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
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碗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
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
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
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碗伽河南至阿踰陀

國
度
中印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日

轉五

婆蘇盤豆譯
日天親訛謬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爲諸國王四方

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城北四五里臨碗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

轉五

九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

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爲大眾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出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弥

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子覺師者密行

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

轉五

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余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

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
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
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
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
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
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

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
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
臨碗伽河中有輒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
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
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

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
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
聖攸宗吾欲誣汝余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旦詣無著諮詢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碗伽河北至阿耶穆怯國印度中印境

阿耶穆怯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碗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碗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轉五

+

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巖鬱起是昔佛陀馱婆唐言使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渡碗伽河南闍半那河北至鉢邏

那伽國中印度境

鉢羅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受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初提婆唐言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及質窮辭

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

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慳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誅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闢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旣登臨俯謂友曰

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垲細沙彌

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

次鯨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罄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物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五百餘里至橋賞彌國舊曰拘陵彌國訛也中印度境橋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而死彼俗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後野鹿群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猕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

轉五

十二

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杖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翼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

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未盡寔此爲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轉五

十三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說也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輒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痛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嘆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殃伽河

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爲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無堅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

祐也微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辯法

僧無名僕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辯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爲亂辯而誦耶外道撫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

轉五

十四

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辯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爲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山格
反迦國中印
度境大都城周十六里

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

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詮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

十五末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也
衛國
訛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五

鞞索上步弘毅
下音義弘
大也果敢也嬉戲上許之
反樂也背僵下於主反
酷罰
上音失
深罪也戮力上音土
併

也徂在姑反
下悲純遂下私
撫手上繫也
攜孜孜音故不息
也拯濟上蒸字
靜謐下音密
也曠滅安也
也撲滅打木也
也窟迫上子子全
也嚮鏤上俱水鑑

也規摸均弥反
下譏誚上飭下半笑
也鉛刀上息廉誅思
也殞絕上羽敏
也突塔所
也傍杖下音翼椿
也拘啖下失
也類毀徒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壘垣
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
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仰
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
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遷犀
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日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
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爲如
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
遷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
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 辨機 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須達說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
鳩槃利摩羅唐言指變舊曰捨邪之處鳩槃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
爲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爲鬚將欲害母以
充指數出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
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